至少3000多人在通过地中海偷渡欧洲途中葬身大海。  
　　同时，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的最新统计，截至今年1月28日，共有6624名难民和非正常移民通过地中海登陆欧洲，比2017年同期的5983人有所增加。  
　　据新华社上海2月2日电  （记者吴宇、翟翔）英国首相特雷莎·梅2日在上海表示，按照英中双方商议，英国很荣幸成为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主宾国，英国期待与上海加强各领域合作。  
　　特雷莎·梅说，上海与英国的联系历史悠久，各项合作积极并富于建设性。英国成为今年11月在上海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主宾国，将进一步增强英中两国在贸易、人文等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除了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特雷莎·梅还非常关注上海2021年第四十六届世界技能大赛。她说，英国成功举办过伦敦2011年第四十一届世界技能大赛，愿意围绕这项大赛的筹备、举办与上海分享经验，并以此推动英中两国在技能与教育领域的合作，吸引更多中国优秀技能人才前往英国发展。  
　　“技能与教育是英中两国人文领域合作的重要内容。”特雷莎·梅说。自1996年以来，上海先后与伦敦金融城、利物浦市和大伦敦市建立了友好交流关系或友好城市关系。  
　　欧盟委员会主管环境、海洋事务和渔业的委员卡尔梅努·韦拉日前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召集9个欧盟成员国政府代表，就空气质量问题发出“最后警告”，要求相关国家遵守欧盟标准并限期交出改善空气质量的方案，否则将诉诸法律。  
　　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和斯洛伐克9个成员国的政府部长参加了“空气质量部长峰会”。韦拉称，欧盟成员国必须遵守欧委会2008年制定的空气质量标准，如果这些国家不立即提交切实有效的行动方案，可能面临诉讼或需要支付巨额罚款。韦拉还表示，欧委会“提供帮助、建议和警告的期限过于漫长，现在已经到头了”。法国媒体将此形容为“最后通牒”和“最后的机会”。  
　　近10年来，欧盟多个国家微颗粒物PM10和二氧化碳的排放持续超标。工业、交通和供暖是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柴油、木材、煤炭等在德国、法国、波兰等国家保持高消耗，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负担。2017年欧洲环境署发布的报告显示，欧盟平均每年有40万人因空气质量问题过早死亡，其中德国、法国分别高达8万和4.8万。空气污染还导致呼吸和心血管疾病多发，致使医疗支出上升、劳动生产率下降，每年给欧洲造成高于200亿欧元的损失。  
　　根据有关规则，欧委会可以对空气质量不达标的成员国采取法律措施。欧委会曾就空气污染问题多次发出警告，但欧盟标准始终未得到遵守。以法国为例，欧委会自2009年起对法国政府累计发出6次警告，敦促其解决空气质量问题。根据欧委会评估，法国“自2005年来就未能采取足够的措施保护公众的健康”。  
　　接受“约谈”后，法国生态转型与团结部长尼古拉·于洛表示改善空气质量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法国要尽快扭转局面。于洛承认，在法国本土及海外领地中多处污染物排放长期超标，拟在未来几周与污染较重的地区政府商讨额外的行动方案，“2018年将为逐步摆脱化石燃料打下基础，以在2050年前实现零碳排放。”  
　　法国在节能减排方面已推出一些新举措。一类为奖励措施，如推出换车津贴，对换购低能耗汽车的车主给予上千欧元的奖励，以逐步实现燃油车完全退出市场的目标；法国政府还发放津贴，鼓励家庭放弃使用燃油锅炉和木柴供暖等设备，减少家庭能耗。另一类为技术措施，如鼓励车辆共享模式，推广汽车环保标签等。此外，对重型卡车征税也在法国政府考虑之列。未来，法国还将出台法律推动“温和型”交通，如自行车、清洁能源汽车等。  
　　在意大利，每年6万人因空气污染死亡，其中都灵市污染最为严重，连续两年空气污染指数创下纪录，污染物浓度超过50微克/立方米。意大利政府采取系列应对措施，如在2025年前关闭煤电站，2030年前增加电动汽车至500万辆，此外拨款9亿欧元降低锅炉能耗、限制农业污染等。  
　　（本报巴黎2月2日电）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2月1日电  （记者王子辰）欧盟庇护支援办公室2月1日公布数据显示，2017年欧盟成员国以及挪威和瑞士收到避难申请较2016年有所下降，其中叙利亚连续第五年成为申请欧洲避难人数最多的国家。  
　　统计显示，2017年欧盟成员国以及挪威和瑞士收到避难申请共约70.7万份，较2016年下降43％，其中9.8万多份申请来自叙利亚人。其他主要申请避难来源国还有伊拉克、阿富汗和尼日利亚。此外，约8％的避难申请由曾经在同一国家提出过避难申请的人再次提交。  
　　与此同时，2017年，欧盟成员国以及挪威和瑞士共对98万多份避难申请作出首次裁决，其中40％申请获得批准。截至2017年年底，该地区还有46.5万多份避难申请等待首次裁决。  
　　“欢乐春节”大型庆典活动2月1日在柏林开幕。活动由柏林中国文化中心同波茨坦广场购物中心联合举办。当天的开幕活动上举行了焰火表演、镭射灯光秀、歌舞表演等活动。图为德国观众在学习了解剪纸艺术。  
　　王  娟摄  
　　据新华社安卡拉2月2日电  （记者秦彦洋、施春）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2日说，自土军1月20日对叙利亚北部阿夫林地区采取行动以来，土耳其东南部哈塔伊省和基利斯省共遭到82枚来自叙境内的火箭弹袭击，导致5名土耳其平民身亡，另有约100人受伤。  
　　耶尔德勒姆表示，土军将继续打击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掩体和据点，直到“将敌人彻底摧毁”。此外，土耳其边境城镇雷伊汉勒和基利斯2日共遭到6枚火箭弹越境袭击，造成9人受伤。  
　　另据土耳其军方2日公布的最新数据，在叙利亚北部军事行动中土军已消灭823名武装分子，包括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库尔德工人党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等人员。  
　　隆冬的太阳，为塞外山川镀上一层金色，天蓝得出奇。清新的空气，荡漾着冬日的清凉与甜意，直沁心脾。  
　　汽车在崇山峻岭中飞驰，也牵出二十六年前的回忆：1992年初春，我随承德地区行署扶贫调研工作组，到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多上村采访。面对寸草不生的荒山，肆意纵横的沟壑，残垣断壁的屋舍，心里很不是滋味。当听说三十二户举家出外讨生活的一百多位乡亲再也不想回来的消息时，我对“故土难离”几个字多了几分怀疑与不解。工作组一方面研究帮扶办法，一方面鼓励村党支部成员中唯一留下来的民兵连长尹桂成、决心在村里干一番事业的复员军人李文，重新建立党支部，团结协作，带领七百多乡亲因地制宜，发展生产，抓住植树造林这个“龙头”，在退耕还林上做文章。  
　　因工作调动，离开了承德，但再回多上村看看是我多年的心愿。  
　　汽车出县城八九里，便在山间柏油路上穿行，过去行走的旱河滩早已被草木覆盖。因是冬日，山野旷达，峰岭嶙峋。车行十多里，但见路边的巨石上刻着“多上村”三个大大的红字，不由一阵欣喜。高大的杨树林从我们身边闪过，排列整齐的油松、云杉挺着苍劲的身躯，显示着“主人”的风范。  
　　听说我们来，老支书尹桂成早早地在村口等候，老朋友相见喜出望外。他虽然上了些年纪，但精神矍铄，思维敏捷。问起村里的变化、百姓的生活，他说：“不急，不急，进村先看看。”眉宇间显出自豪。  
　　我们步行进村。水泥路的村街两侧是随山就势、错落有致的几十座农家院落，一律白墙到顶，红瓦覆盖，断桥铝合金门窗，高品位、高质量的建筑，替代了过去的土坯茅草房，每家院子里的玉米垛像是一座座金色的小山。村街广场边安放着各种健身器材，标准的大戏台成了村民们娱乐的好场所。在临村街的一面墙壁上“宽带电视服务站”“围场农村商业银行”“金穗惠农通”“银行卡取款服务点”“电子商务服务站”几个大牌子闯入眼帘。在我有些目不暇接的时候，老书记笑着说：“农民不仅日子过得好，生活方式也和城里人差不多了。”  
　　我们边走边谈。忽然看见各家院门上都挂着“林苗人家”醒目的大牌子。老书记说：“自从作为承德地区行署的帮扶点，种树就成了我们村的主业，现在全村二百四十五户中，有百分之九十八的农户都栽了树，还出了不少种苗大户，平均下来每户都有二十多万的存款呢。”  
　　老书记掰着手指如数家珍地讲起栽树的故事。  
　　四十多年前，尹桂成是建设塞罕坝机械林场的一员，学会了云杉、油松、落叶松培育技术。当他了解到多上村的黏性土质适合北方树种生长时，便辞去了工作，一心想把家乡的荒山治理好。他带领村民开石筑坝，拦住了几十条山沟的肆虐洪水，但是全村仅有的三千亩粮田大部分都挂在山坡上，产量很低。于是他又自费从附近林场买来二十万株云杉树苗，动员大家走退耕还林道路。这时村里许多人不依了，“放着庄稼地不好好种，树能当饭吃？”“农民就应该干农民的事儿，别瞎整。”  
　　一不做二不休，尹桂成和肖凤林、李文、肖凤鸣等几个人带头栽树。第三年秋天，他和李文背着十棵一米多高的云杉，辗转一天一夜，来到河北省林业厅厅长的办公室。他们一心带领百姓脱贫的劲头让老厅长深受感动。很快省植物园拉树苗的汽车一辆接一辆地开进了多上村。这一年仅肖凤林的两亩地树苗就卖了八万元。消息一下子在村里炸开了，大家都要栽这“摇钱树”。  
　　村支部决定征集五十亩平整一些的土地育苗，组织村民垒水坝修梯田，为栽树做准备。同时培养三十多名育苗、嫁接技术骨干。群众积极性高涨，三百多人组成的义务栽树大军，把多上村的山岭搅得一片沸腾。  
　　“群众的积极性起来了，什么事都能干成。”顺着老书记的手指望去，每家院墙里里外外的花坛上，都栽着半米来高的云杉，如同镶嵌的绿色花边儿。  
　　说话间，我们登上了北山，放眼望去，成排连片的云杉、油松像为座座荒山铺上了厚厚的墨绿色地毯。  
　　“全村除了一千亩可耕地以外，两千多亩都栽了树，乡亲们的收入翻了几番。”说到这儿，老书记眼睛笑成了一条缝儿。  
　　积雪在脚下发出吱吱的响声。这时一辆皮卡汽车在路边停下，跳下来一位清秀精干的小伙子，老书记说：“这是我儿子尹立军，是村党支部委员。”  
　　忽然，一个人举着镰刀连喊带叫地从对面的山沟里跑来，肩上的绳子拖到了地上。这是一位六十开外的老者，情绪激动，满脸通红，不停地向老书记父子连喊带比划。父子俩一边认真听，一边应承着，向他表示感谢，并竖起大拇指赞赏。聋哑老人这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老书记说：“他叫王国山，是村里的五保户，上山清理柴草时发现有四棵树被人挖走了，他是跑来报信儿的。如今村里人都把树苗当成自己的孩子，不让受半点伤害。”  
　　李文是转业军人，会经商，有热情，自从村里栽树的人多了以后，他负责联系销路。但是云杉、油松在苗圃中生长周期最多八年，如果卖不出去成活率就会受影响，百姓也得不到收入。靠李文一个人怎么也跑不过来。  
　　一天， 尹桂成到县城粮油商店，把儿子尹立军叫出来说：  
　　“你会跑业务，联系人广，回村帮助乡亲们销售树苗吧。”  
　　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把好端端的买卖放下，小尹一时难以接受。  
　　“你是大学生，有文化，也懂得一些苗木技术，总不能眼瞅着乡亲们的树苗长在地里成柴火吧。”  
　　尹立军毅然放下粮油店的生意，回到村里和李文一块当起了树苗推销员。如今，多上村的树苗已销往北京、内蒙古、陕西、四川、贵州、山东、河南等地。多上人拿出绣花功夫装点着山川，用勤劳的双手敲开致富大门。  
　　把老百姓时刻放在心上，这是多上村党支部成员对自身行动的检验。妇女主任刘秀荣，照顾五保户老人如自己的亲人，八十多岁的孤寡老人张志俊生活不能自理，她每天把三顿饭送到老人炕头，直到老人去世。村党支部书记张利医学院毕业后，立志回村为乡亲们服务。村主任张文，热心处理村里大大小小的杂务事和婆婆妈妈的烦心事。驻村工作组的孙才将每户人家的大事小情装在心里，成了群众的主心骨、贴心人。  
　　尹桂成说：“村里几任班子团结协作，清正廉洁，已经形成了风气，这个传统一定要传承下去。”  
　　晌午时分，我们推开一户“林苗人家”院门，三开间的正房被太阳照得暖洋洋，刚吃完饭的老者叫林中祥，见有人来，示意让我们屋里坐。当他看见尹立军时，一把拉住小尹的手，激动地说：“大恩人！大恩人！”老人找出助听器，郑重地戴好和我们交流。  
　　老人说，前年他的胳膊摔断了，是立军把他送到医院，照顾他吃住，还花了一万多元为他治病。老人指着新房子说：“这是立军花六万块钱给我盖的。”老人眼里闪着泪花：“政府要接我上养老院，可我舍不得离开村子，也舍不得离开立军他们这样的好人。”  
　　尹立军说：“我们致富了，不能忘了乡亲；日子好过了，不能小富即安。帮助了别人也快乐了自己。”  
　　八十岁的周子山是老转业军人，在村里有很高威望。来到他家的时候虽然已是日头偏西，但屋子里仍然温暖如春，窗台上几盆红色绣球开得正艳。老人记忆力极好，一眼认出我：“二十多年前你来过我家，那会儿我住的是土坯茅草房。”老人有些激动，“现在的社会太好了！我们老两口不仅月月有养老金，时时处处都有人照顾。这辈子也忘不了共产党的恩情。”  
　　听说村里人靠栽树致了富，许多外出打工的人纷纷回来了，“不发横财发树财”“幸福生活劳动干出来”成了多上村人的口头语。  
　　如今，村里成立了苗木协会，定期对农民进行培训，在多上村几乎每家都有一个栽树能手。为了发挥一百五十多名没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和妇女的作用，让他们分享劳动成果，村里就安排他们干些整理残枝、浇水、施肥、打农药等力所能及的事情，每人每天都有八十元的收入。  
　　“致富路上不能落下一户困难家庭，不能丢下一个贫困群众”已经成为多上村党员干部的共识。  
　　在多上村，只要收树苗的订单一到，村委会就通过大喇叭把收树苗信息和要求传到每家每户，传到田间地头，当大喇叭如同致富号角在山谷中回响的时候，山野里就出现繁忙热闹的景象。当绿油油的树苗大摇大摆地被一辆辆大汽车运往祖国各地的时候，带去的是多上村人的自豪，也带去了多上村人向祖国交上的一份答卷。  
　　窗大概是人类文明的独特创造。古时大户人家的窗与庭院相和谐、与绿水竹树相掩映。诗人的窗则与山、与雪、与花相对。不过对于寻常人家，窗可能只是一件日常生活里稀松平常的物件，也许蒙着风打过的灰尘，也许对着无人打理的小巷。但是，当夜晚来到，窗的那头点起一盏盏灯时，这或明或暗的四方物，总能悄悄染上屋内的温馨或忧愁，落在熟悉它的人们的心尖上。  
　　小时候房间的窗临着城镇最普通的街道，阴郁的秋天会有风，夹杂着绵延的雨，淋着落跑的人。商场还没有普及的时候，狭窄的街道上会有叫卖米酒的人，扛着扁担歪着肩，“卖米酒咯”的喊声落进每家每户的窗子里。这时我会立即踩上板凳，假装回应他的叫卖，在叫卖人闻声回头却不见人时，便躲在窗后偷笑。若是等到春节前，街头的墙壁上会挂满一幅幅海报、一副副对联，街巷里也会随之热闹起来。海报里的电影明星、山川大河明丽耀眼，迎着冬风招摇着发酵中的年味。  
　　大多数时候，窗像一道屏障，窗外无论电闪雷鸣、阴风怒号抑或明媚晴朗，窗内都是温暖的家。每日傍晚拐进小巷，第一件事便是抬头看看家里的窗，若是亮灯，再多的心事也会先放下，觉得安稳起来。若是回来早，还未到家，厨房的熟食香与翻炒的吱吱声便越过窗子与暮色交合在一起，我便趁机兴高采烈地猜测晚饭的内容。  
　　在还不能独自出远门的年纪里，忙碌之余对着西边的窗户发呆，成为我日常的消遣。南方的夏天时常会下起暴雨，待雨还未走太阳就会先出来，而在湖边钓鱼的人无论雨水还是暑热仍然镇定自若不知远去。夕照时，太阳如一个橘红色的火球，给矮小的山也镀上一层金。直至黑暗降临，太阳也渐渐粉白，落进山与楼房的背后去。而此时堆积在天际处的云线，对我是最有魔力的存在，它们弯弯曲曲让人不知是云抑或是远山。若是越过云、越过山，那边的人们正在做些什么呢？  
　　在电影《天堂电影院》中，艾弗多对多多说：“一直待在这里，你会觉得这里就是世界，会相信世界一成不变。”最后多多离开了西西里岛，艾弗多也在火车开走后跌坐在送站的椅子上。那时候家乡的小镇不乏远行的人，或求职或求学，大家收拾起行囊，和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一样，忙不迭地踏上开往天南海北的火车，家乡的那一扇扇窗也渐行渐远地消失在暗夜的车灯后。  
　　新旧世界的转变，对年轻人的冲击无疑最大。当我第一次面对不再有连绵雨水的干燥天气，行走在看不到河流的广阔大地时，我和身边的年轻人一样，感受到自我认知的渺小，便更不放弃任何一个向外探索的机会。透过车窗、旅馆的窗、宿舍的窗，我见到荒漠与大海、霓虹闪烁的街景、南腔北调带着异域故事的人群……每扇窗后的风景都各不相同，而我也看到自身世界的改变：饮食、口音、思维方式在“融”与“不融”间交叉磨合，在不同的窗边入乡随俗。在生命最富激情的这些年里，我每年往返故乡两次，时间短促，习惯在异乡的居住，故乡与异乡的界限似乎愈来愈模糊，故乡的窗也慢慢从生活中淡去。  
　　然而，有一日，我与朋友走过一片小区，在大风呼啸的季节里，万物被吹得浑身颤动、七零八落，唯有那些窗里亮起的灯光显得安宁。暖黄色的厨房、明晃晃的客厅、透露出书架与窗帘的房间，带着窗边的闲聊、做饭的油烟、看电视时的欢笑、房间里的吵闹……或明或暗、或冷或暖，仿佛重现了好久未见的最熟悉的风景。刹那间，家与故乡，突然从我尘封已久的记忆里迸发出来，常年坚毅的心境随之既热又暖，软化成记忆中的一汪湖水、一抹流云。  
　　大概与所经历的五光十色、天南地北的各式窗户相比，最能叩动心底的，还是那扇朴素平凡、带着家的温度的窗吧。  
　　在迁徙日益频繁的当下，往返于异乡与故乡之间似乎已成为现代人生命的常态。眼看春节将至，最庞大的返乡潮即将来临，办公室窗外的车水马龙、出租屋窗前的路灯暗影、公交车窗口的繁华夜景，都将渐行渐远于归途。而无数奔波行旅的生命，终将抵达最熟悉的那片土地，在大小行李的裹挟下，望见那扇温暖明亮的故窗。  
　　红对联唤来鞭炮声声  
　　红灯笼伴着焰火飞腾  
　　龙跃狮舞  歌声阵阵  
　　锣鼓喧天  鸡狗欢鸣  
　　盛世的欢乐和喜悦  
　　一齐撞开春天的大门  
　　  
　　枝头在阳光的温暖里  
　　开怀纵情微笑  
　　抖落最后一缕古老的雪  
　　花蕾把冬天  
　　沉甸甸的记忆  
　　孕育出万紫千红  
　　  
　　春天来了  
　　乡愁也化作了音乐的雨水  
　　从天涯海角  
　　一直滋润到脚下的土地  
　　我看见小草的手  
　　也激动地抓住了春风的衣袖  
　　  
　　复兴号奔驰在辽阔的大地  
　　穿越森林  苍山  峡谷  
　　一直到沧海云湖  
　　天空的蓝  高原的红  草地的绿  
　　都在它的头顶身边飞舞  
　　装点春天妩媚的姿容  
　　  
　　去年北京的十月  
　　人民大会堂经久不息的掌声  
　　至今仍波动在万水千山  
　　让中国梦的美好期盼  
　　变成了现实可触的斑斓  
　　谱写成新时代雄伟的交响  
　　  
　　今年的春天不同寻常  
　　比往年更蓬勃  
　　更澎湃  更绚丽  
　　更激情  更明亮  
　　她的血脉在江河大地涌动  
　　她的歌声抵达心灵和远方  
　　  
　　我在春天静静遐想  
　　感知了春天故乡的深邃浩瀚  
　　思想的旗帜  开辟新征程  
　　人民的向往  凝成春天的烂漫  
　　奋斗创造是春天的旋律  
　　播种幸福是春天的辉煌  
　　  
　　这一切不是空中楼阁  
　　水中皎月  镜中花影  
　　是天道酬勤的云蒸霞蔚  
　　是九层之台的万千气象  
　　是一诺千金的掷地有声  
　　是清气盈满朗朗乾坤  
　　  
　　春天的种子有了新的思考  
　　天空的雄鹰有了新的飞翔  
　　地上的百花有了新的绽放  
　　山上的树木有了新的担当  
　　沙场秋点兵的滚滚铁流  
　　托起巍峨长城雄风浩荡  
　　  
　　我在春天幸福遐想  
　　终于明白做一棵向阳植物的渴望  
　　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光华和芬芳  
　　生生不息地把春天沐浴梳妆  
　　当新绿被无边的光景拥抱  
　　初心就是生命的太阳  
　　在东北，雪，是一个符号，标志着季节和寒冷。  
　　少雪的冬天他们很不习惯，大人、孩子直嚷：这哪有冬天的模样？可一旦大雪接连下个不停，又会抱怨：这雪怎么下起来没完没了。千百年来，东北人对雪喜忧参半、爱怨交织。  
　　过去住平房时，穷日子最怕下雪。一场接一场的大雪，愈积愈厚，四野皆白，封山阻路，让本来就缺米少柴的人家，雪上加霜，更添新愁。雪霁后，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把房屋上的雪除掉，不然随时都有可能把破旧的房顶压塌。随之清扫院落和道路上的积雪，一干就是大半天。雪小还好，若遇上大雪或特大暴雪，清除一两天也是常有的事。男女老少齐上阵，车推、肩挑、爬犁拉，好一幅火热的劳动场面。  
　　大雪不但给人的生活制造了诸多不便，而且让山里的动物、鸟雀跟着遭殃。无处觅食，便不得不冒着舍命的风险试探着接近有烟火的人家。结果稍有不慎，便成了饿得比它们还甚的山里人的一顿美餐。  
　　那时孩子们心里都有一个梦，梦想某一天早晨起床后，四周银色的大雪都变成香喷喷吃也吃不完的大米白面；变成暖融融用也用不完可以御寒的棉花。  
　　如今这个梦终于渐渐成真。家家户户住上了取暖楼，寒冷的冬天里不再愁缺衣少食或房顶会被大雪压塌。过上富足日子的人们，开始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到户外去活动。走进自然、沐浴阳光、亲近冰雪，戏雪、滑雪、拍照。现在的雪，是风光，是装点，是情趣。  
　　玩出了兴致的东北人，骤然想：在新疆，光照是资源，让瓜果饱蓄糖分，甘甜如饴；在内蒙古，风是资源，造就出“风电之都”；在海南，热是资源，四季如夏，吸引千千万万北方人，候鸟般去那儿越冬。那么东北的雪呢？该不该算做资源？看，数九隆冬，雪野茫茫，滑雪场别有天地，戏雪人自在“飞翔”。  
　　于是，在长白山，这座四季皆白的高山，一道道皱褶的山谷里，短短几年时间，大小不一、规模各异的滑雪场、冰雪旅游园区，如雨后春笋，一个个冒了出来。  
　　千山凤展翅，万岭龙腾身。东北的冬天变得不再酷寒寂寥，即使是三九天，星罗棋布的滑雪场上，依然是雪飞人舞，生机盎然。  
　　蔚蓝如海的天空中，时有点点银光闪烁，那是从南方或国外飞来的一架架飞机，正载着满怀欣喜来北国做冰雪体验的远方宾客。  
　　长白山敞开了博大胸怀，绵延千里的坡坡岭岭、沟沟壑壑，一同舞动起洁白的玉帛，喜迎远方客人的到来。  
　　火的不仅是长白山，还有乡镇和村寨。  
　　不久前，妻子的两个朋友在网上发现一个好玩的新去处。就在我们所居住的城市郊区十几公里的地方，一个村办的雪上游乐场正式揭牌开张了。  
　　先尝为快。说去就去，翌日成行。  
　　来接我们的司机姓郭，看上去四十岁上下。我主动跟他搭讪，想了解一下这个新场地的情况。没想到他特别健谈，一股脑儿把他知道的事都倒了出来。  
　　原来他就是这个村的村民，守家待地种了小半辈子田。前两年开始种植木耳、香菇，可由于规模小，并没赚着钱，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  
　　半年前，村书记召开了一次村民大会，跟大家说，村委会决定利用村北沟那一大片荒坡野地建一个雪上游乐场。冬天，打爬犁、滑雪；夏天变成生态旅游山庄。自己养鸡、养鱼、种植山野菜，样样都是绿色食品，不愁生意火不起来。书记话音一落，全村几百口人的眼睛顿时雪亮，仿佛好光景赫然呈现在面前。  
　　郭师傅接着说，村里创办了兴业公司，实行的是股份制。每家每户都可以入股，入了股就是公司员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我问：股份最大的是多少？他说：一千两百万。我一愣神，心里嘀咕：村里竟然还有这样的富裕户？他见我愕然，解释说，这是他的一个发小，从小书念得好，考上了大学。毕业后，直接去了深圳，闯荡了近二十年，现在有了自己的公司。去年夏天他父亲病故，回家来奔丧时，听村书记说想办这样一家公司，他当即表示要入股。村书记听了乐得眉飞色舞，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小子，行！发财了不忘乡亲们，咱这山沟沟没白养活你。有你这股份垫底，这事就可以张罗办了。”自那以后，村书记带领村干部跑上跑下，争取优惠政策、建公司、报项目、办审批、规划场地、开工建设，一直忙到揭牌开张。  
　　说话间，目的地到了。  
　　果然是一派新气象。两处空旷的滑雪场，宛若两条巨大的银毯从半山腰顺势铺展下来，宛如长瀑。两边彩旗猎猎，迎风招展。穿红披绿的男男女女，游弋嬉戏其中，欢声笑语不时阵阵飞出。正如郭师傅所介绍的那样，种了几辈子地的农民兄弟姊妹，穿着统一的员工服装，来了一个靓丽转身。他们根据各自条件，被分配在不同岗位，或接待、或管理、或护卫，恪尽职守。看得出，他们还不内行、不熟练，甚至有些生硬和笨拙。可那种对新生活的热望、追求和信心，都满满地写在脸上。  
　　那天，我们四人玩得好尽兴。忘了烦恼，忘了疲惫，忘了年龄。  
　　返程时仍然是由郭师傅送我们回去。车一开动，他又打开了话匣子，告诉我们这车是他贷款买的，花了将近十万元，专门接公司的活儿。我说，这个数目不算小，有没有压力？他回答，压力是有，可更有信心，